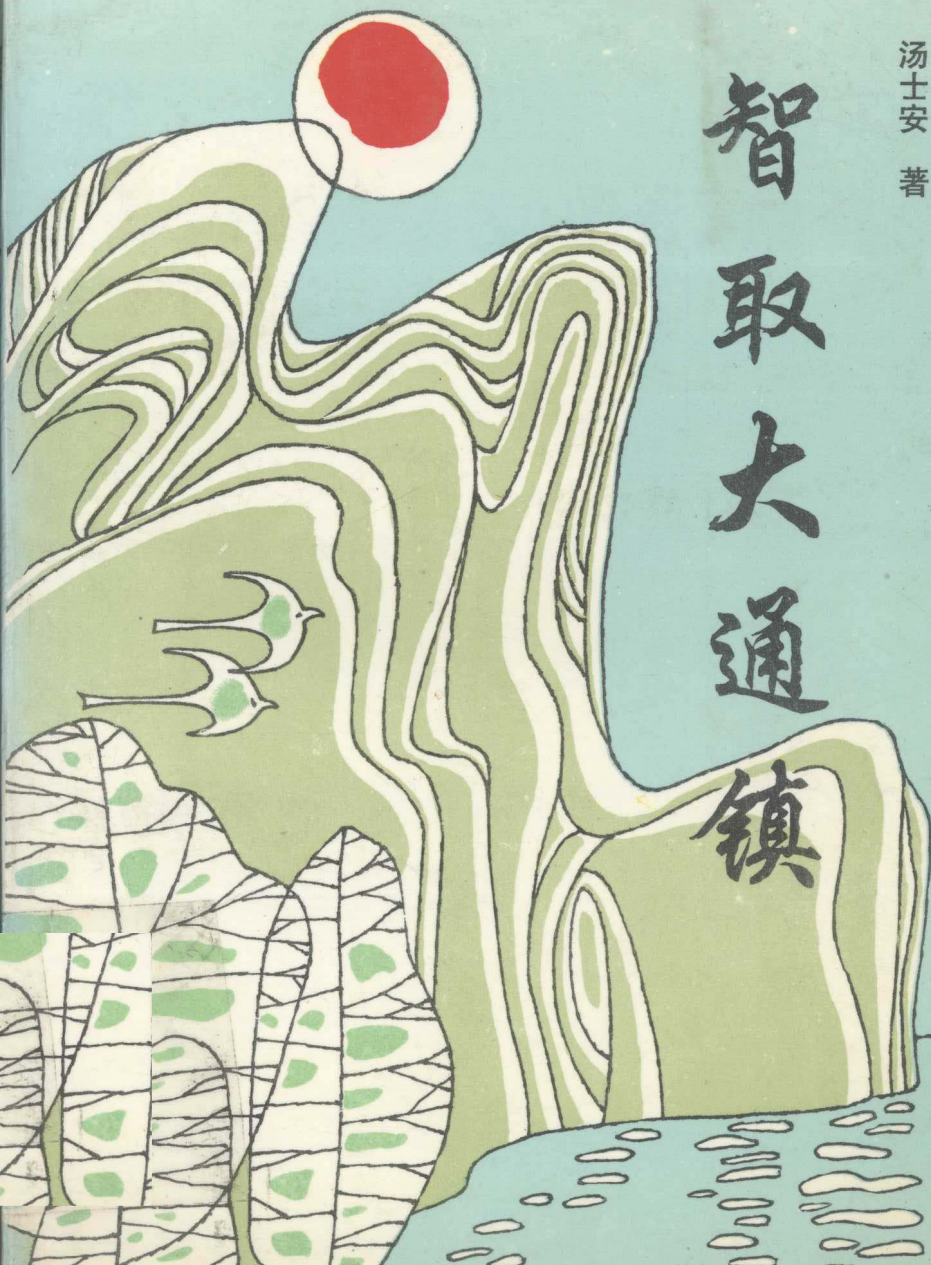


汤士安 著

智取大通镇



智取大通鎮

汤士安 著

大连出版社

(辽)新登字 15 号

智取大通镇

汤士安著

大连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经销

(大连市中山区大公街 23 号)

沈阳华美印刷制版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13 万 印张:6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责任编辑:李新民

责任校对:许升莲

封面设计:王造星

版 式:翔 宇

ISBN 7-80555-834-5/A·201

定价:6.80 元

从现实深入历史

代序

牧野

从《辽宁作家小传》那本书的第298页上，我翻出汤士安那一段仿佛已经很遥远了的创作轨迹——

从1948年在当时较有影响的东北文艺刊物《文学战线》上发表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老管》开始，当年只有17岁的他，便艰难地而又充满信心地步入了业余创作的文学生涯。

在坎坷的道路上，他以坚实的脚步写出了最初的劳绩：《大家的智慧》（故事集。1952年辽东通俗出版社出版）、《工地上的故事》（短篇小说集。1954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桂荣和小凤》（短篇小说集195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劳动的喜悦》（中篇小说。195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从这几本书的质朴无华的名字，不难想象作者那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和真切淳厚的文风，其间实实在在地弥漫着汗水味儿、泥土味儿，那些篇章，是紧扣主旋律的时代强音，是反映现实风貌的生活素描与艺术剪影。

然而，那小传，像一条河的源头，从山谷中，从石缝间，夺路而出，它的上游，显然有些纤细、瘦弱、狭小，真正浩大起来的河，是在他的下游。真正灿烂起来的汤士安，是在他的1985年之后，当1985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推出他呕心沥血的力作长篇历史小说《努尔哈赤大战萨尔浒》之时，立即以其新颖

的题材、生动的情节引起读者的瞩目，获抚顺市政府文艺腾飞奖一等奖。

之后，他专心致志地埋头于大量史料，犹如矿工投进古森林所酿造的煤海，他从现实深入向历史，又把历史捧给现实。几乎是每天，他在白天的本职工作之余，笔耕不辍，每晚熬到深更半夜，他的思绪像一片片流云，飞游在萨尔浒畔的古战场，伴同努尔哈赤在烽烟滚滚中驰骋、征伐……他的案头枕边回响着马蹄声声；他的字里行间翻飞着旌旗猎猎……

之后，他的长篇小说《努尔哈赤攻战辽沈》和《努尔哈赤建都记》相继问世。

而今，年已61岁的作家虽已进入生命的深秋，但他依然雄心勃勃，壮志不已，以超常的精力勤奋写作，在事业上投入不倦的求索。从“小传”走向“大传”……

一条名字叫汤士安的河，滔滔涌涌地奔流着，浩浩荡荡，修修长长。前面是含在太阳之微笑里的海洋……

原载1992年5月12日《抚顺日报》

目 录

(07)		铁海工兵
(11)		单衣头手
(08)		黄松
(18)		五日四员五袖个一
(80)		孟小员望香
(001)		土会大新荣海
(从现实深入历史	牧 野	
(801)		耳咏刺安
小锁子.....	(1)	
老管.....	(6)	
老同学	(10)	
心总不死	(13)	
老主任	(22)	
老张识字的故事	(32)	
人民法网	(38)	
(041)		封和路路快丰
我们得了一面红旗	(45)	
大家的智慧	(48)	
砖坛合窑	(51)	
(021)		朝何明京
洗衣服	(55)	
当主人就应该这样	(58)	
工地上的舞会	(61)	
父子俩	(64)	
王组长和领料员	(67)	

瓦工新婚	(70)
手足兄弟	(77)
送货	(80)
一个邮递员的日记	(84)
管理员小孟	(96)
在奖模大会上	(100)
沟里的油	(102)
老康和瓦	(106)
青山和马	(109)
小油工	(112)
老刘取经	(118)
矿井里的笑声	(122)
矿工夜话杨靖宇	(127)
老技师	(133)
银光闪闪	(136)
车抛锚的时候	(140)
评功会上	(144)
(84)	
推土机队长	(147)
东阳河畔	(150)
(76)	
绿水微波	(153)
湖边情话	(157)
十里城铁闻	(161)
(73)	

智取大通镇..... (166)

后记..... (192)

小锁子

小锁子穿着崭新的衣服，背上新书包，欢欢喜喜的和小朋友们上学了。

现在没有人再管他叫鼻涕鬼，也没有人再欺负他了。他已变成一个很干净、伶俐的少年，小朋友们对他都是亲亲热热的像亲兄弟一样。

他今年十一岁，五岁那年就死了妈，他爹给人家扛活没法侍候他，把他送到前屯一个远房哥哥家里。他连想他妈再饿，一天到黑老是哭，鼻涕哭的大老长，哭累了象小狗似的往炕上一趴便睡着了。吃饭的时候他总在别人身后，不管冷热的吃一碗。他刚来的时候都待他很好，后来见他老哭便都讨厌了，尤其是他大娘，非常嫌恶他，他一哭就骂他。

“小嚎丧鬼，怎么不死了，养活你有啥用。”

依他大娘早就不养活他了，常叫他大爷把他送回去，他大爷念是自家人，再说拉帮活他一条小命也是好的。他就这样在人家将就着过了一年多。他瘦的真像个小鬼，浑身是皮包骨，一天眼泪八楂的，鼻涕淌的大老长，不洗脸，脸上挂了一层灰谁也不希搭理他，有时他见别人家的孩子在院里玩的热热闹

闹的，他也想参加，但没等到人家跟前，便把他骂走了。

“死鼻涕鬼，远点去，别上这块来。”他爹不常来看他，他见着爹就哭，他爹也哭，爷儿俩见一面哭一回。他爹设法，在锁子七岁那年便把他领到自己抗活的东家来，和他住在一块。

东家吴永昌，外号吴大合适，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有地一百多垧，雇了七八个长工，一年到头坐享清福。伪满洲国时他认识警察、特务和不少做官事的，自己又身任区划长，远近闻名，谁也不敢惹他。“人不得外财不富”这是大合适抱定的宗旨，他做事从来不管别人咋的，自己总得捞个合适，对伙计（长工）那种苛薄劲和那些个横行霸道的事就不用提啦。

锁他爹在他家扛了七年大活，现在还是个溜溜光。在接锁子来的头天晚上，他爹和大合适商量，大合适翻楞眼珠子老半天说：“领来也行，一年可得扣你五石粮呵。”

锁他爹一听脑袋轰一下子，忙说，“掌柜的，他一个七岁孩子，一年也用不了五石粮呵。”

大合适脸色一变，不愿意的说：“怎么用不了，你算算他一年得吃米、吃菜、烧柴、油盐酱醋那样不得钱，再说他要住一年店得多少钱，咱们是老东伙，我怎么也不能找你的便宜呀。”

锁子爹想孩子在前屯受气，跟自个好照顾也放心，吃亏也讲不了啦，于是便答应了。第二天便把锁子领回来，从这一天起爷俩便住在一起了，小锁子寸步不离他爹，走一步跟一步，他爹起早上地，他起早跟着。大合适又拿两件旧衣给锁子穿，到秋又扣了三斗粮。

第二年春天，他爹把他雇给大合适放猪，讲的是一年到头白吃白干活。上工那天大合适对他说：“锁子我这可不是养活老爷子地方，吃谁得向着谁，叫你做啥可得做啥。”

八岁的孩子放了二十来口猪，一时有个照顾不到猪跑进园子或地里，他就倒霉了，大合适不是打就是骂，这还不算，尤其是大合适的儿子小五和他岁数仿佛，一天天专门仗着他爹势力欺负他。在屯子里，草甸子上谁也不敢惹他，锁子是他家的猪倌，那更不用提了，叫咋的就得咋的，不然他就打你，打完了还逼问你。

锁子忍气吞声，有冤没地方伸，他总想人家有钱，他爸是区划长，认识官相，咱惹不起人家，打就打两下吧。他除了天天到草甸子放猪外，早晚还得给大合适提尿盆、抱柴火、掏灰、扫地，因为上工时大合适讲的明白。

有一次锁子正在草甸子上放猪，小五来了，硬逼着锁子趴下给他当马骑，骑上还不算，他像打马似的用木棒打着锁子屁股，么喝着。小孩子性急，被欺负的起火了，便挣扎起来打了小五两拳。小五就哭哭啼啼的跑回去。锁子傻了，知道惹下祸，站在草甸子上发怔。呆不大会工夫，小五又来了，后面跟着他爹吴大合适，胖大个一脸横肉，瞪着一对圆眼睛气哼哼的走到锁子跟前：

“谁告诉你打小五，谁他妈的让你打小五？”

没等锁子说话，便按倒在地拳打脚踢起来，小五也帮他爹打。

“我再不敢打啦，我再不敢啦……”无论锁子怎样叫喊也不行，终于打够了才满意的一边骂着一边走了。

“小杂种，再有这么一回的，打折你两条腿。”小五也满意的跟着他爹跳跳蹦蹦的走了。晚上锁子回家，他爹见了，只不过叹口气，穷人挨打就挨打了吧，能把人家有钱的咋的。这以后小五见着锁子就更神气了。

“小杂种，你再打我，我还告诉我爹去。”

锁子一声也不敢吱，穷人为了饭碗子还敢吱声吗？就这样给人家放了一年多猪。

伪满洲垮台以后，他看见大合适更神气啦，当上什么会的委员，小五更虎的厉害了。转过年来，八路军来到这里，给穷人都分了地，锁子爷俩分了两垧地——都是大合适的。大合适也有些老实了。但时常也有吹胡子瞪眼睛的事。爷俩退了大合适的活，搬到院外。一天晚上大合适叫人把锁子爹找到他家，带着笑而又端着神架说：

“老韩，我们处了七八年，我待你不敢说怎么好吧，可也没有什么坏地方。”又停了一会说：“你做事可不能只顾眼前，要知道八路军在这站不住，‘中央军’有的是飞机大炮，几天就能打过来。”他显得很得意，“你啥事可得望长久远哪。”

锁他爹没主意了，便答应地先给他侍弄着，到秋给他上租子。

秋天各地方都展开了挖财宝运动，锁子也不知道屯里来了什么工作队，见爹天天去开会。一天晚上他爹开会回来，笑嘻嘻的对他说：“锁子呀，这回可该咱们得好啦。”锁子不懂这话，问是咋回事，他爹告诉他，共产党的工作队来了，领导穷人翻身，挖地主财宝分给穷人。最后他爹说：“大合适以前算把咱们熊体蹬了，这回该着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啦。”锁子呆了，他心思共产党是干啥的？怎么这么向着穷人。第二天，就见屯里的穷人都上老吴家院里去了，他跑去看热闹，见把大合适也绑上了，正往外搬他家东西，牵他家的牛马，小五也门了，不敢再横啦，锁子心里可痛快透了。

“该、该、还熊人不的啦。”他乐的一宿没睡着觉。

这一运动挖出不少干货，都分给了穷人，锁子爷俩分了很多衣服，东西，还有一匹大红马，后来把老吴家撵到院外耳房子住，锁子爷俩便搬进大合适的上屋。锁子从来没有的东西也有了，没住过的房子也住上了，那股欢乐劲就不用提啦。

锁子参加了儿童团，他积极认真的工作，站岗放哨他是最负责的。在平分土地运动中，他非常积极，大伙选他当了中队长，他领着小朋友们，挖财富、斗封建表现很积极，小朋友们给他记了功。

过了年一天吃饭的时候，锁他爹笑嘻嘻的跟他说：

“锁子呀，现在咱们翻身啦，不愁吃不穿愁的，今年不用你干活，分的那三垧地，我个人也种过来啦。你上学念书吧，多学些文化给咱们穷人们办事。”最后他爹又告诉他说：“早先咱们穷人吃亏就吃在没文化上了。”

锁子乐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现在他不但有吃有穿，而且能上学念书了，怎能使他不高兴？

今天上学了，走在道上乐的他心都要跳出来，他不敢想以前事情，想起以前的事情他就要落泪，若不叫共产党和八路军，还能有今天吗？故事就此结束了，一种紧张愉快的学习生活展现在小锁子面前。

1948年4月9日写于故乡肇东西八里村
原载1948年哈尔滨《社会新报》24期

老管

老管是我们学校的工友(赶马车的),他是山东人,今年四十多岁,身板确很壮实,他啥人也没有,,人走家搬光棍子一个。我和他是在两个月以前认识的,他现在和我认识的时候长不相同了,由落后变得积极,这一个大转变,使大伙都为他高兴,谁见他都伸出大姆指说:“老管,真是好样的。”黑板报也刊出表扬他的文字,号召大伙向他学习,老管更乐了,也越来越来劲了。

他从到学校来以后,无论在学习上、劳动上都表现挺落后,学校给他的学习纸,他从来没往上写过一个字,都用着卷烟抽了。老管想:“快一辈子啦,不识一个字不也活着啦,现在还扯那套蛋干啥。”

有一天他一过晌也没有出车,傍黑的时候,别的工友都忙着干活——起马圈、平院子、铡草。他满院子里溜达,连看也不看一眼,自个觉得轻快。这时铡草的一拨,小陈因为岁数小,累的张口喘,按刀都没力气了,正赶上老管走到跟前,入草的王才叫他说:“老管,小陈按不动了,你来替替他吧?”他站住脚,见是叫他铡草,翻怔下眼睛,觉得不对,今天为啥叫俺铡草,自

已不应该铡呀，就不愿意的摇摇头说：“我不干那玩艺。”

“你咋不干？”

“来的时候没讲”他又气愤的加上一句：“没讲就不干。”王才有些生气了：

“讲啥啦，谁讲了呢？这是咱们大伙的活，就应该咱们大伙干，啥叫讲不讲的。”

“就不干。”老管火啦，“一来的时候没讲叫铡草，就叫俺赶车，讲啥干啥，没讲就不干。”说着一甩袖子就走了，顶的王才瞪着两只眼望着他的背影。

开检讨会，大伙批评他，他瞪着两只眼睛吵了起来：

“没讲俺犯不上干。”

老管不是一次不接受批评了，已有数次大伙“给他提意见，他就觉得大伙和他找别扭，帮助他当做欺负他，哪回给他提意见就把他气的鼓鼓的。

大伙见他不接受批评，提意见白搭，便另想法子帮助他。工友中尤其是和他住在一间屋内的老庞，比任何人都为他着急，时常个别和他唠嗑，老管参加了学习组，都是大伙硬叫他参加的，他自个不愿意学，虽然参加了也不虚心，别人说的话（讨论），教字都是带听不听的过去了，他觉着这些都没用。

一个月前，学校在礼堂演出“立功”歌剧，同学、工友（老管在内）都坐在礼堂看剧，这个剧中的剧情深深的感动了老管，因为这个剧中有个人物和老管的毛病有相同之处。

“立功”剧的内容是：因工厂下来一项紧急任务：做锹镐，说是前方等着急用。二组在老英雄领导下和别的组挑了战，大伙都下决心到期完成任务，以及时供应前方需要，因此，工友们怕完不成任务，黑天半夜还偷着干活，而工友中落后的高升

一天抱着“混”的态度，干一天活净一天钱的思想，看大伙这样干他特别不满意，别人热心工作，他磨洋工，大伙批评他，他认为是在和他找小脚。以后终于在大伙突出的劳动与热情的帮助下，他觉悟了，知道自己不应该那样做，认识了这是给自己干活，以后生产就非常起劲，他最后还当了模范。

回到宿舍，老管躺在床上，翻过来翻过去睡不着，他想着剧里头的大伙干活那股热劲，和高升那落后可耻的样，他也想起这几天老庞和他说的话：

“老管哪，咱们都是穷人，想想过去受的苦处，要没有共产党把咱解放了，要不将压迫咱们的老财打垮了，还不得遭那份洋罪。早时候咱们白说不干活呀，就是干少了还得挨揍呢……现在没人打咱们骂咱们，咱们工人受到尊重，再不低三下四的啦，还不好好干等到多咱哪。咱们在这就是革命，革命是一家人，要齐心合力才行啊。”老管越想越多，想着老庞对他说的一段一段话，今天他真用心想了，觉得老庞说的是句句真言。“可不是咋的”他想起来：“早时候，俺给地主放猪那咱，一天那么个干法，除了放一天猪，晚上回来还得给人家抱柴火，掏灰，早晨起来就得给倒尿盆子，扫地，这样干法还直挨揍，不给饭吃。”他又想起：

“现在真是翻身啦，没人打没人骂，自个还不好好干，要不叫是共产党来了，还不早叫人家折腾死啦，天下这么多人还少你一个。”他好像火了，冷了坐起来，“大伙那个干劲为的啥，不都为国家吗？不都是为过好生活不再受罪吗？才这样猛力干，谁讲啥啦。”老管一宿也没合眼，白天出车的时候他还继续想，他明白个人不对了，下了决心一定要改过，晚上学习会上他向大伙说出心里话：

“现在咱脑筋开啦，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懒啦，早俺卸完车就溜达，啥也不干，俺从看完那剧以后，想起人家和你们大伙都是为的啥，不都是为国家好吗？从今以后，早晚多咱用车俺就多咱套，卸完车不用支使，俺就干活，这是俺自愿的。”他停了停又说：“从前俺不乐意学习，心思学习没用，现在俺也明白啦，学习是好事，不受别人看不起，自个也多懂道理。”

大伙听了老管的这段话，真都乐的了不得，大伙为他这一转变热烈的鼓起掌来。散会后，老庞和别的工友，都拉着他的手说：

“老管，真想不到你能这样啊。”老管笑了。

老管真的转变了，现在也和气了，跟谁说话都是笑哈哈的，每天一卸完车，不用别人告诉，自个就找活干，挑水，饮马，喂马，扫马粪，铡草……啥活都干。一天胶轮车到外边去拉东西，没人赶，老管刚卸完自己的车，就抢着说：“没人赶我赶”，于是就赶着胶轮车走了。

学习上老管也真用上心了，除在学校学习外，出车在外边停车时候，就拿出学习本写字。回学校，天天抄黑板报上笔划少的字，不认识向大伙问。过去一个字不识，现在认识一百多个了，他自己的名字不但认识，而且会写了。大伙都说：“老管变了，不是讲啥干啥啦。”

1948年8月写于哈尔滨东北科学院
原载1948年东北《文学战线》一卷四期